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三十六

經部

孟子卷五

宋 朱子 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

曰怨慕也

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

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

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

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

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

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愬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

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愬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帝使其

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

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

母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

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

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

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

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

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

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

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

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

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

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

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

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

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

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

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懟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

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

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

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

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

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捨之象曰謨蓋都君咸

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弣朕二嫂使治

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

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弣都禮反忸女六反忸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井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珣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怙怙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

情天理於
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

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
圍圍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
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
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
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圍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
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
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
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

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

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

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

也放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

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

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

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

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

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庫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

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

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

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

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

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

矣朝音潮岌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

感輦感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

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

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

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

今此文乃見於舜典盖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

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

鬼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

竹匏土草木

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
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
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
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
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

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
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

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
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
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

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

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

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齊粟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

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衆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
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
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
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
蒙之說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

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

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

矣

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

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

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
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
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
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

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

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
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
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治去聲

舜相堯二

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

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

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

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

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

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

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

君之子也

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

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

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
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

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
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

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

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子

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繼世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

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

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

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

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

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又○此承上文言伊尹不

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毫商所都也

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

其義一也

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

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

已○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

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

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

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

以取諸人

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

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

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

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

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

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

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

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

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

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

但能覺之而已

但能覺之而已

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

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

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也一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

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

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

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

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

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

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

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

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

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雖如字又音犛○顏鯨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

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

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

周臣

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

史記孔子為魯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

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猶擇所主
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

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

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

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

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

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

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

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

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號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

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

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

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

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

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

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

賢者為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

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耻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尹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

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

分辨懦弱也
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

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

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

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

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

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

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

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浙先歷反○接猶承也浙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

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
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
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
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可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
也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

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

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
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
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
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
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
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
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

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草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

之亦此
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

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北宮錡問

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

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

軻也嘗聞其略也

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天

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

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

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

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

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

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

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

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

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

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地

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

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

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

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

者其祿以是為差

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

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

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

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

稱之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

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

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下

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

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

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

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祕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

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

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

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

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

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

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舜

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

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

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

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誣。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

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為

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

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

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

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

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

但無以言辭問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贖聞戒周其飢餓之

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
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

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

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

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

何其受之與平聲讞書作慙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

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

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

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啓無凡民二字讞怨

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

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

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

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

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

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

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

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

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

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

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曰然則

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

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

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

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

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

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

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

章文義多不可曉
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

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

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
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為

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
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

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惡平聲
柝音託

○析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
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
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
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為

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

而已矣

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

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

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

耻也

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耻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

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萬章曰士之不託

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

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

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

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

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

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

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

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

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

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

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

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

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未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役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曰敢

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

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

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

貌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

公之尊賢者也

下女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

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

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贄同人執驚相見以自通者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

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

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

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

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

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並為

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

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

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

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

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
平聲○孟子引子思之

言而釋之以明
不可召之意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

招不往也

喪息浪反○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

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

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旃干之首曰旌

以

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

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

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

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

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

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名不

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

官召之也

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

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

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

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

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

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

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

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

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

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

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
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

色勃然變貌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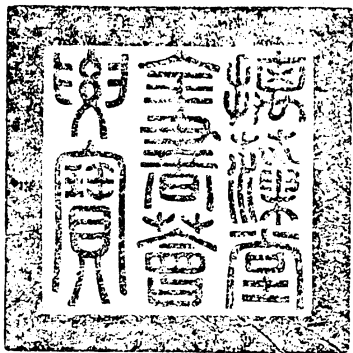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

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

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

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
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五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俞爌

謄錄監生臣王肯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集注卷六

七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三十二十七

經部

孟子卷六

宋 朱子 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
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椽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

杞柳為柎椽

柎音杯椽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
理也杞柳柎椽屈木所為若卮匱之

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
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

之性而以為柎椽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柎椽也如

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柎椽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

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

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

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湍波流濛回之貌

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

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

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

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

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顛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

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

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

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

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

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

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

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

義精矣

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

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

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

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行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

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

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

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

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

者秦人之災無以異於者吾災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

則者災亦有外與

者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

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

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

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伯長也酌

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

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彼將曰敬叔父曰

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

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在鄉人

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

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

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

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災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

畧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

此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

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

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

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

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日性善然

則彼皆非與

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

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

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

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

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

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

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

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鏐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

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

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

也夷詩作彛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

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
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
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
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
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
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
不備論氣不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
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
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
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
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
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
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
當深玩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

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

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今夫麩麥播種而耰

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

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

扶麩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麩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

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

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

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

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

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

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易

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

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

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

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

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

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

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

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

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

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

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

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

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藥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

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藥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從而

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

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

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

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

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

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

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

惑同疑怪也

王疑指齊王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

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

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

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為數小

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

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

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

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

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

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孟子曰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能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上聲○魚與能掌皆美味而能掌尤美也

生亦我

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

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彜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有所不避也

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

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彜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

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

為也

由其必有秉彜之良心是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

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

能勿喪耳

喪去聲○蓋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一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

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

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

噉吐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

窮乏者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

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

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

為身死猶不肯受噉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

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

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

有深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

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

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也○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而勿失也

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

人也

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

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

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

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

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

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體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

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

其梧櫝養其檟棘則為賤場師焉

舍上聲櫝音賈檟音貳○場師治場圃者

梧桐也櫝梓也皆美材也檟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

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

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

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

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

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

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

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

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

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

為大人而已矣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

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
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
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
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
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
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此
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
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
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
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
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
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
敬天君泰然

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

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

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

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

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音要

邀○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

之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

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

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

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

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

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

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

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

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

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

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

已矣

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萇稗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萇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萇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

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萇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彀反古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

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

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

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

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

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迎去聲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

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字○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

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

反甲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鈞帶

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

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帝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

以減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

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

終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

則將摟之乎終音軫摟音婁○終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此

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曹交

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

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

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

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

為耳

勝平聲○匹字本作鴟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驚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

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去聲長上聲

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

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

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之行二行並去聲○言為

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

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音見

現○假館而後受業又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可音見其求道之不篤

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

之間則性分之内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

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公孫丑問

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音弁

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

之傅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

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

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

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

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

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曰凱風親之過

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

不孝也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

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

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宋慳將之楚孟子遇於石

丘

慳口莖反○宋姓慳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稅○時宋慳方欲見

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

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

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

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

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

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

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

必曰利

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

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

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

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其為

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

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

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為其不成享

也孟子釋書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意如此

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

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淳于髡曰先名

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人在三卿之中名實

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為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

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

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

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而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

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

伊尹遂相之以代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

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

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

有為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

則亡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

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

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魯司

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急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

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孟子曰五霸者

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

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

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

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

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

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闕同治去聲○慶賞也

益其地以賞之也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

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

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
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

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軟所洽反糴音狄
好去聲○按春秋

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壺
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
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
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
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
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
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
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

者不得專封國邑
而不得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
逢君之惡其罪大

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

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
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

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
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

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

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
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

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
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

將軍
慎子
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

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

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

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

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

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

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

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

過百里儉止而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

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

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

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

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

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闕同鄉與向

同下皆同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

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

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

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

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

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

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貊○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

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

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

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

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

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因其辭以折之欲輕之於

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

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孟子

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

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

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水逆行

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

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

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

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

人也好善

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

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

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

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

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

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

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善○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

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言

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

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

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

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

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

使飢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

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

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

里奚事見前篇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

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

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

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

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

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也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

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

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入則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此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

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也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

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

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

謂不屑之教誨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蒼齋要卷三千二十八

經部

孟子卷七

宋 朱子 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
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

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存其心養其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脩

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

夭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歿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孟子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然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

故君子脩身以俟之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謂命

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

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

在我者也

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

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已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

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

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

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彊上聲。彊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

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

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

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

人終身無復有
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

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械變之巧者無所用恥

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不恥彼方且自以為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

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

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

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

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

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宋句踐名遊遊說也。宋音鉤好語皆去聲。

人

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

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

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

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

事之實也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

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

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不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

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

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欲音坎。附益也。韓

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

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

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

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

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揚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

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

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

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

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

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

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

也。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

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

遺其親不
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

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

於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

兄也

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

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

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

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

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

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

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知去聲疾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

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

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

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

為容悅者也

此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

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

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

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

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

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唯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

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

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

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

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
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地開民聚澤可遠施故君

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

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

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

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現

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

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

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

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

他蓋反。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

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

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

矣

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

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

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

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鹿也趙氏曰善養

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

歛民可使富也易歛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

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民非水火不生活

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

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

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

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

焉此言道之有本也濶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濶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

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

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

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

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

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也

欲知舜與蹠

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

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

也。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

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放聲上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

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揚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

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

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所惡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者則不中矣

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我害仁兼

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揚氏曰禹稷三過其

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闕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闕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揚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

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

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

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

為憂矣

人能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

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阮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

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

井也

辟讀作譬。輒音刃與仞同。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

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

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久假而不歸

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也或曰蓋歎

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

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

于不順故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

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

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與平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

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

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

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餐上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

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

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

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

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

大人之事備矣

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

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

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

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

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

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

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

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

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與平聲。桃應問也

曰

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聲。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

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也曰舜視棄天

下猶棄敝蹠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

忘天下

蹠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蹠草屨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

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

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

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
羨文也

王子宫室車馬衣服

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

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晬然見於面
蓋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

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

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埳澤宋城門名
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

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
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
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
承筐是將程子

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兒然幣之未
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

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

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

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喪公孫丑曰為碁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

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

矣紛之忍反。紛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
兄之不可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
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
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
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

若此者何如也？

為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

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繚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

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夫音扶。言王欲終喪而不

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議。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

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

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

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

若孔子之於顏會而已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又。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

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子未得為孔子

徒也子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

成大無棄人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

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孟子曰

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

古侯反率音律。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君子

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

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

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孟子曰天下有

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

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

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

也

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

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

有二焉

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

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

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

也此言不
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

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

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

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

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

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思無不治而其為仁也博矣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

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歆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

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歆長歆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

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

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

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

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
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
○孟子曰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

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

戰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

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

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

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

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肉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

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說是

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

戰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好去

聲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

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

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

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

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

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

此如○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

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

果說文作媠烏果反。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

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

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

閒去聲。言吾今而後知

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識察非常

今之為

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歛為暴也文

王之困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困為阱國中此以困困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

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

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

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

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

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

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

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立

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

後可○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

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得乎

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丘民

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諸

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犧

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

稷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

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

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

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

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

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孟子曰仁也者人

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

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

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孟子曰孔

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

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危於陳蔡之

閒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危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

大不理於口

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孟

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

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

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蕕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

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

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

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

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閒

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戛。徑山路也蹊人行處也介

然浹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問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

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

蠡者蠶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蠶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

也樂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

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塗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絕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與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

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

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自言恐其不可也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

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

之敢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

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嶠櫻觸也笑之

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

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

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

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

則是亦有命也

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

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

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

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

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

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

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

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

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

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

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浩生不害問

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

也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

者必不可惡其為人也。可欲有諸已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

而不可惡則可為善人矣。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和順

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大而化之之謂

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後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

也。化不可為也。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

在熟之而已矣。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善信

上又有一等神人也。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願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

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
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
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
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
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
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

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
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

悔悟之新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筴又從而

招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筴闌也招胃也羈其足也言
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

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
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

至義之
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

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
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
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孟子曰諸侯

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

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

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

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

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

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

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匿也言子之從者

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孟

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

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人能充

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

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乎薛○充滿也穿穿穴窬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

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

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

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
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

言飶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飶之也是皆穿窬

之類也

飶音忝。飶探取之也。令人以舌取物曰飶。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

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

之心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

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

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

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

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

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

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動

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

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細

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

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孟

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藐音渺。趙氏曰大人當時

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馬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

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

哉

榘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榘栝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

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

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

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

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

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

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公

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

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

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炙

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

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

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

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

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獯音絹不得

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獯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

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

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

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火嚶

交反行去聲。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

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
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

道有守者不失
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

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

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
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

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
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疾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
而問也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

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

可矣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闔
音奄。踽踽獨行不

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柳原譏狂者曰何
用如此嘒嘒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
譏探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
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
矣此柳原之志也閤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
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柳原之
也行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

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

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
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類

靡如水之下流泉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而非

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

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

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

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獫人皆以為善有似乎

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

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

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

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惡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

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

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

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

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

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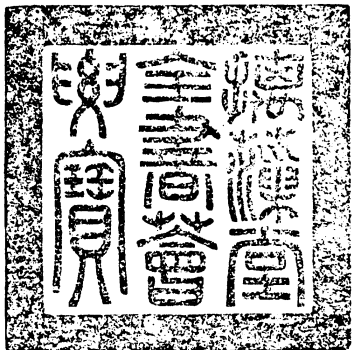
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

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

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卷七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王肯勵

謄錄監生臣周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中庸章句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
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
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
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
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

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

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

其宗及魯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

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

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畧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而凡

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
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
熹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二十九

經部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宋 朱子 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

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

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

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

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

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

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

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

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

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
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
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
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

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

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

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

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

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
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
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
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
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
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

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

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

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

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

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所以常不明也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

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

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顏子

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

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

之強與抑而強與

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

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

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

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

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

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

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

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

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

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

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未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

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

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

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

下莫能破焉

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

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云鳶飛

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鷓類戾至也

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

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
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

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

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

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
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
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

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詩
幽風伐柯之篇

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已盡是也。

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

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達人凡已之所以

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馬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詎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

也道是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

然者則至隱存

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

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

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焉

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

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

也外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

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

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

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辟言同。詩

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

樂爾妻帑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

帑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

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

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

為鬼其實一物而已

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

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

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絜也洋

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
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為
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斲○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

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

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

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

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

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

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

體微矣後二

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

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

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

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

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

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

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

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

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
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紼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

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

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

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薌之類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

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

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

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

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

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

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

乎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

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

異記有
詳畧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

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

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

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

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

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

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獲乎上民

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

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

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

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

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
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

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
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

成功一也

強上聲○知之者之所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

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

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

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

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

勇子曰二字行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

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狗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

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起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

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

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

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

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其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

百姓猶吾子此視
臣視民之別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

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

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

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

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

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

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
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
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
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

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

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
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
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
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
禮橐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
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

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

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

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

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

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

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

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誠

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

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

事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目也學問思辨

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

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

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

不為則己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

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

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

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

補也
與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由自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
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
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
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
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
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
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

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

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

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

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

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寔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者亦無不行矣

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

宜也

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

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

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大而光明

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

地同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

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現○見猶示也

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

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

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

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

多及其不測龜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夫音扶華藏並去聲

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

為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

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

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

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

也成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

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

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燂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

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

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

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古灾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

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

文書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

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

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

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

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

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

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

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
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
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
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感知人

也知天知人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

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

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

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如詩作斃○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

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

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

之代明

辟音譬。譬，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

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

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

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

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

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
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

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
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

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

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
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

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
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

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
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

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

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

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

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

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去衣

聲絢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裝衣裝衣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絢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絢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奉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詩云潛雖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也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

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

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

密矣故下文引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

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

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莖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

也功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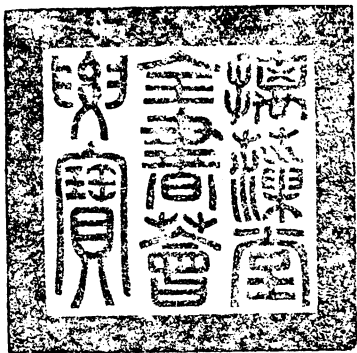
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

矣輶由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

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
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
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
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膳錄監生臣吳紹恩